

泳齋近思錄衍註

四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

凡七十條

代郡楊

伯岳

彥瞻

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 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

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

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

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

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易傳下同

三言

衍註卷之四

日辰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

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

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伯岳據頤之象

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

者唯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

存養

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
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
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
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
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
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
於止為无咎也

巴上
易傳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遺書
下同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

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伯岳據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能求其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否則紛擾昏昧雖從事於學而安能有所發明哉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孰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呂與叔

諱大臨

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

存養

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

矣

伯岳據襲蓋卿問晦翁曰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若工夫

未到雖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先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時處之固有一去應事接物得且如其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去應事接物得且如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間且隨吾學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雖不中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存養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伯岳曰詩

三百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

衍証卷之四

四

曰度

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个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張

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個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有人習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

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川語 伊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
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
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
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

二十七
衍註卷之四
七
張氏

存養孰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心要在腔子裏伯島據 太元以養準順 初一曰藏心于淵 美厥靈根 測曰藏心不外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

存養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涵養吾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

要只在慎獨

伯喈據張思叔誦逝者如斯夫范元長曰此只是道體無窮思

三十一

衍註卷之四

八

孫致

叔曰只如此說便不好陳齊之自言初疑逝者如斯夫每見先達必問人皆有說以告及問著作王先生則曰若說與公只說得我底公却自無所得齊之心服其後有詩云蘭花亂葉競紅青誰信風光不暫停向此果能知逝者便須觸處盡相應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

天下萬物

伯喈據蒙之六三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

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个心此上頭儘有商

量

存養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个誠將來存著
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个善來
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
自存故 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
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
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
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
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
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
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
不得毫髮事
非主一而何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
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
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奸此
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
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上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

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 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

言

行註卷之四

十七

潘

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

思也既思即是已發

舊註思與喜纒發便謂

之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

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

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

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存養

伯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和當其未發之時不可思也不可求也
儻可得而思則已有端緒矣亦不得為未發也
儻可得而求則已有形迹矣亦不得為未發也
獨可於平日存養加功耳存養之要在乎敬敬在乎主一主一亦在乎習而已
曰

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
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

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所謂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存養

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
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
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
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
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
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

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

伯喈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如商之高

宗恭默思道此心之誠純一無間故見之於
夢無非兆朕之先見故既夢得說則自信而
不疑營求於野而果得之常人志不定雖
有夢而不敢自信也高宗之夢其周禮之所
謂正夢歟伯喈據劉彥冲曰莫大於生
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
小於違順莫重於生死莫輕於夢寐違順之
來怵然驚怖夢寐之間紛然錯亂莫知所主
况死生之變耶學者未須論此但當晝驗之
違順夜察之夢寐若湛然如一無
少動搖則生死去來直猶晝夜

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

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伯喈據子曰持其志

存養

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人固當敬守其志而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

乎中自然言語順理

伯岳據上蔡先生曰出辭氣猶所謂從此心

中流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

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

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

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

三十一

深耻以上並遺書

行誼卷之四

十四

孫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外書下同伯岳曰仁

心非我有矣此何異於鑿家言手足痿痺為不仁者乎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

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

心須教由自家

謝顯道從

明道先生於扶溝

明道一日謂

存養

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顛言語故其學
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以上並
外書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
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
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
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
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

二十九

行誼文之四

一二

長卷

未去而實心未定也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
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
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

勇處多

語錄
下同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
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

存養

大抵以良為止止乃光明

伯岳曰心猶水也以

物則混為昏濁風不動而物不撓則其明可
以燭毫髮良之其道光明於此觀之可也

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

易說
下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
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
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
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
身謂之光明可乎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

繫閔

閔與礙同

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

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

乎熟之而已

孟子說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四

存養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代郡楊 伯堯 彥瞻

省察 損人欲 復天理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

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

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

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通書 伯堯據 晦

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

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

三十四

衍註卷之五

全道

濂溪先生曰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

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

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 伯堯

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

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

伊川先生曰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 夫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

以養其中也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

省察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
警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
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聽箴曰人有秉彝
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
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言箴曰人心之
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
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

訓辭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
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

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文集伯壘據或問夫子何不

言非禮勿思曰動即思也如情動於中豈不
是思伊川作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
志士厲行守之於為曰
思曰為蓋兼言之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傳曰陽君子
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
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
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省察

顏子無形顯之過 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
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
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
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
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唯其
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
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
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
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
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所以真正
之道為可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
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
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
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
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
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

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
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
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
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
之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
无咎中未光也 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

三十三

衍註卷之五

四

張氏

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

用懦節於行是也

以上並易傳 伯岳據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

庭失時極也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失其剛中之德所以為不正之節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
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
原憲之問 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
為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也

經說 伯岳曰 克

忿恨欲貪欲行仁則天理渾然自無
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

省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
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
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遺書
下同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
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

治懼

千本乙

行誼卷之五

五

蘇政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
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个簏
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
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
此便道理出來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
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
分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九德最好伯岳據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

而塞彊而義此所謂九德也東萊曰大率

以寬則多失之闊略須是寬中又自有整齊

處人柔多失之委靡須是柔中又自有卓立

盡情凡人有不盡是處便不敢說彼必自以為

恭殊不知責難於君謂之恭待人必以誠實

乃為不恭之大者亂者能治亂之人必持才

作為大則為蘇小則為盆成括須是加之以

敬則處事必當擾者能慣熟其事才持其能

慣熟其事便把事做慢看了反失之猶豫不

決當加果毅之工夫直者多失於訐須是養

之以溫簡者多失之鹵莽須是有圭角廉隅

剛者多不充實其內便是血氣之剛如振也

慾焉得剛則不可謂之剛惟剛而能塞如

孟子至大至剛浩然之氣塞乎天地疆者多

失於勇而無義以為亂惟有義如孟子之

天職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此私吝心在便是廢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

此心潜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

年因見果知未也舊註一本注云好田獵十

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

省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爲悔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方是有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

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

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

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伯岳聖人因事當怒而怒之是怒因物而

生又豈有之於已耶譬明鏡照也世之人固有

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

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以上並遺書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下同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三十五

衍註卷之二五

八

潘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思叔詬罵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見賢便思齊有爲者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

省察

莫不在己以上並外書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慾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

本焉爾正蒙下同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荀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故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善惡不兩立出彼則入此故曰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

二九一七

衍註卷之五

九

張

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以上並正蒙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洒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

省察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于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

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狼
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
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
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洒掃應對在朋友則
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
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義理都
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

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伯岳曰後世小學既廢父

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二〇二

行言卷之五

十一乙

孫致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五

